

詩

通

詩通小雅卷二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

休徵編錄

鹿鳴○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
帛。笙篳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矣。

此是將自己鼓燕本意。說與賓客之詞。吳意括在人之好
我二句中。蓋枝席求教。迄今猶沿之。故應以此為主。若平

平看此詩。則前章先言在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傳述已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五相關照。總見其為親賢受善不拘形迹如此。却未嘗節。將示教叮嚀。蓋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說者多謂應重一好字。不知必待樂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遨遊杯酒。平時上下之交亦安在哉。凡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以引起示我耳。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對吹。笙言鼓簧。帶在吹笙內。承笙是將。兼醉幣侑幣。即行于鼓樂時者。末二句是冀望之詞。周竹源說。

德音二句，總是稱賓之賡，德音指平日之令聞，德只在
淳厚一邊，視民不恤，是德音足以如此，亦已他而反之，乃
作持于未施也。君子泛指在位言，則效以德音為主，而帶
民在內，上云乞言，此則并及憲老矣。教游有縱容和順之
意，不在式燕外，獨言酒者，樂幣在其中。

鼓瑟吹笙，正是飲音酒時事，和樂且湛，緊承說，重在湛字。
安樂其心最重，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簾不隔而絕無忌
諱者，正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耳。上章式燕以教，便會
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實非待心先安樂
而始好也。

四壯

通詩俱是人工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平之例。全詩不遑將三字自首至尾，皆四顧翻駭兩章。王事却將來作個話頭，不甚重前二章懷歸，泛之以遠，離父母言末章之情歸，則緊頂不遑將父母說。

監亦監也，出河東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收，故到不堅固為監。王事是宣上德達下情之事，傷感兩字，渾含情。

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君則坐也，臣處且不遑，則

空有懷矣。

四駉駉上、只叙出使事以起下文、非是歎使事不已、作歌
來、豈不是欲君令我速歸就養、亦非是欲君存恤其家、只
是欲知我御命遠臣、有如許悲悅哀曲耳、要知此是勞詩、
作歌、就使單沒言、

按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
周知天下之故、

疏義曰、皇華遣使、風以義、四牡勞使、憫其情、是以出則盡
職、歸則忘勞也、

皇華

通篇重每懷靡及、句總之下四章意思、俱括于首一章中、

看每章我馬一句。即是馳。二字光景。詠不已而謀。度不
已而詢。詠謀廣約。又必要周。又各蒙我馳。我驅說。宛然是。
個每懷靡及。君謂廣約博訪。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
○傳曰。忠臣來使。能充君命。無遠無近。如花不以高下易
其色。最有味。依朱註。只是以華之隨地。皆有與心之所懷。
皆然。馳。上與。上相應。雖泛言征夫。實重使臣。王者君臨
萬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特同時出使之臣耳。宣
德達情。原是一意。須融會說。靡及者。恐未及宣。未及達也。
此在馳。上趨事之時。念之不置。故曰每懷。
我馬。四章。四平看。各裁馳向。有奔走。急疾之意。周字最重。

是無厭不問。無人不問。無事不問也。取謀變詢。正是古使
臣問者。老求遺逸。恤孤寡。舉廢墜。本職宣德達情。正在此
內。詠有聚議意。謀有計畫意。度有酌量意。詢有寬問意。
國語叔孫穆子對晉行人曰。君教使臣曰。詠謀度詢。必諮
于周。敢不拜教。臣聞懷和為每。懷才為祿。咨事為謀。咨義
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既使臣以禮。重之以六德。敢
不重拜。左傳訪問于善為咨。咨事為詠。咨難為謀。咨禮為
度。咨親為詢。其文稍異。

常棣

通篇以莫如兄弟為主。二三四章。意每加切。乃發明莫如

之意以為人家兄弟多在安樂時視為累不相關。故末三
章極言安樂之必須兄弟。寃圖而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關
鍵。一寃圖便見九令之人莫如兄弟了。

箋曰：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拊。鄂是也。樂棟之花一拊生
二萼，兩之相巒，鄂是得華之光明，則韓之然盛言為興者
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註外見無據，莫如兄弟。渾舍下七
節意只平，以情起義，重言而語氣已不勝感嘆。

死喪之變，猶曰在內，到積尸相求，其喪尤慘。懷者具衣衾，
錫棺槨之類，求則求于積尸之中，不忍其暴露也。感字可
味，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矣。懷字情上尾。

力求字力上見情。

箋云。春。金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而平相救。不足以盡之。言良朋。則非。淺文曰。水嘆。亦非無情。但力不能相及耳。

閔。牆。禦。侮。是人欲昏迷之時。而天理猶不容戒者。閔。牆。良。朋。正相對看。○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

五章是上下過文。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起下。而究圖意。喪平則無死喪。哀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

樂梅之事。亦是諺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必前面喪亂。一經過而後就安寧也。

備爾二句。室家聚會之樂也。通一家言。具字當以無故而成。在立說。孺不離和樂而自有一段真情。纏綿不盡之意。妻子好合。述就平日說。翁者相好而無相尤也。照他人具而兄弟不具。妻子翁而兄弟不翁者。其孺與湛自見。

兄弟具而樂之。真是兄弟宜室家也。兄弟翁而樂之。又是兄弟與妻孥也。寃圖不必推深。只平心。塵氣看室家。真希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結句。猛將世人提醒。

伐木

通篇以求、交、生、作、主、王者下交于臣而下一求字。不止自
忌勢分無欲令人忘凡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惟燕
飲可以將之。則有不得不鄭重綢繆。傾之而速。上之必求
常慮。慮終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而章終完得一
求字。

首章首句。只與止第二句。箋云。嚶。上。西鳥聲也。伐木非一
人身鳴亦相應。故以為興。聽字。即鑒字義。照本文看神之
聽之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于鬼神。終無怨恫而已。文家
故做法。不得不說到泰交成治上。

次章與五末。以伐木盡其力。興篤。及盡其情也。醜酒五句。

對下六句看。醴酒肥脾。兩掃陳蓋。是互文。逮字。只顧其登
臨之意。寧適不來。是常望他來意。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
顧念朋友也。微我有躬。言無使我。于朋友有疏薄之欲也。
不是使朋友不得責我。

傳曰。天子八簋。夏曰粢。然已灑掃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
禮。

三章與止。四句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與燕飲必于所親
之人。兄弟蒸同姓異姓。言上皆尊行。故不敘必其來。此同
輩故必欲無遠。民之二句。是比方之詞。益即常情之小失。
以喚起上當為友也。失德以怨。亦只就自處說。與弗顧有

各一例。有酒六句。極言禮意之真率、友情之親厚。如此不
出上三段設燕意。而寫情更爲親切。箋曰：滂藹之也。謂用
茅爨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醜。以篋曰滂。連用五我字。正
與上文徵我相應。

天保

通詩以天神為主。前二章言天福君。四五章言神福君。三
章六言各形容其盛如此。雖總是極臣子之稱頌。而戡殺
編德二意。自是頌中有規。

首章保字。照命不于常看。定照厥位。惟危看。孔固常。保
定也。下四句。正保定而使之如此。不除不底。各繫頂上說。

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矣。無事不福積之則多矣。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皆用虛字形容故次章遂提保定之最緊切處言之俾爾戩穀宜如俾爾單厚看。下句宜如何福不除看。上虛而下實也。我有一齊之意善亦有個源頭。一善則無不善矣。宜者恰當之謂亦只在事上說。戩穀磬宜正是受天下福了。惟日不足言日之降之而不見其止足也。正是選稿。

以莫不興。平上二章福來只是可大可久翻覆說。五如字。登。上說下方至二字便見進盛意。非待莫不增而後為進盛也。莫不增正與莫不興相應。總是形容不盡之詞。

四章首四句、只輕三、一直遞下、以為下錫福引子、不甚重、
取日、卜柔日也、禘士、選與祭之士、齊戒、致潔于內也、滌濯、
洗祭器、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孝以盡志、享以盡物、
祠之言食也、禴禴、新麥也、嘗、嘗新穀也、燕、進物品也、禴祠、
所以迎氣之、來燕嘗、所以送氣之、往君曰二句、是尸傳先
公先王之意。

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是擊壤謳歌景象、所以為人主之多
福、只將洗祀之世、其民之巧偽智故、何如為主德之累反
照、則質之即德、為德之即為主德、自見矣、時至成周、民風
漸趨于薄、故鹿鳴言視民莫怵、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

偏為爾德。只是言偏斯民之為。皆為爾之德也。注中則象
良是却不須云助爾為德。
不審是無缺損指山之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之全
體言。

采薇

雙提緩化之故。是一篇骨子。下面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
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于此。首三章叙其始出時事。四五
章預道其在疆圉事。末章則預道戍歸時事也。

箋曰。重言采薇者。叮嚀行期也。歲亦暮止。又丁寧歸期。定
其心也。薇亦作止。是今歲春暮止。則來歲之仲冬。兩期而

還時也。此已明說。是離家勞身。下將抽出言之。家與身是
下二章然耳。

以章承靡室家來。爰止。爰歸期之遠也。爰心烈之際。頂爰
止。挽饋湯之苦。從歸家來。成事未已。就今往者言。以方在
途也。靡使了字。就同戍人言。兩番成役。皆有戍守之責。
無戢寧家也。

三章承不遠啓。居來陽止。是明歲之十月。不遠啓。屢以在
邊防。守言。與不遠啓。若止。就上遠言者不同。爰心孔疚。以
憤激困難。成味利。終未可逆知。故也不來。是竭力致危。以
守邊陲意。猜起下二節。

成主于守。而四章言戰。蓋未有不戰而能守者也。將帥
乘天子之命車。故得稱絡。與下戎車有別。戎車二句。未上
起下。二連說不定者。只為欲克敵。一月三捷。言當常勝也。
古者禦虜必用車戰。故張皇略車戎車。正以作最戰之氣。
度下豈敢定后。不須用轉。不敢定居內有工夫。如堅則運
籌行則決戰。退則登陴。進則攻取是也。豈敢則在心上看。
○五章首二句。亦言車駕于馬。重在車之。可恃以守。上依
者。總之以運籌決策。帥者先之以遠近止奔。冀之以車之
行列。言象弭魚服。以車上器。據言豈不二句。未武備。雖或
注來。月戒。用。存。此。戒。心。也。孔。棘。即。營。戒。之。胡。一。得。一。應。

胡氣甚賤

末章要認須通意。蓋人懷敵愾之心，則公事可畢。歸家有期，故須道之。楊柳依依，即首采薇之時也。雨雪霏霏，即首歲亦暮止之時也。因來而追，往重在雨雪之勞。上行道二句，俱根雨雪來，遇雪行避而又餓渴也。莫知指君言方遣戍時，而絲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役勞苦傷悲，盡知之爾。行可無復顧慮意。

出車

全詩重美成功，上以狴狴于夷作主，而其本在憂心愴。二句首三章叙出師之事，先戒懼而後奮揚，後三章叙班

師之感先勞苦而後悅樂

肯章上四句是以詩人叙詞述大將語自天子二句只言承命之重非師出有名也召僕夫內訖有隸志所謂君言不宿于家王事不啻于境也

出車在却視前在收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旒建旒而設旒建旒已在彼收故際內曰披旒旒斯蓋因言表章而兼舉前沒軍言之也旒：飛揚重在前旒：上：不專取其象憂心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平敵以副君命耳古之御者實與大將比肩此僕夫非將車者况旒重在將有以威

三章膏陽意根。次章戒懼來。其實戒懼與膏陽。非兩時。憂
危。是威。僕夫。而威靈。遂已。攝萬衆矣。首四句。皆持人叙詞。
以為天子二句。章本傳王命重作。士氣上城。以扼除劇樂
言。所謂坐出入之防。嚴荒服之限。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
赫。本膏揚來。衷。剷除。蓋乘我懈。伺我擊。不得為除此則
不假攻伐。而陸梁者息也。雖本赫。威名要見。守備有造。
虜不敢犯。意作已然看。

四章至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見於言外。
昔我四句。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黍稷方華。前歲之季
夏也。雨雪載塗。今歲之孟春也。古者無絃。有事則書。于

簡簡書、即出師時所受成列方之策命也。要見即却擬此而在塗之感慨猶如此。方與下章有情。

五章代為將帥室家之言。首二句正是暮春景物。即將帥在道感慨雨雪霏、塗時也。末二句全是为師在不歸還想。其夫之詞不是實事。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結于簡書。將帥語意與成人迎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兩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成人室家亦自別。

末章首四句只述叙光景不重時可樂意。至執訊二句方照上春日風光重。可樂處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言于襄是在埃方時不敢遠陵。此言于夷則以去用方復言。

便有幾世平定意。此是一詩之主。輔氏曰。歸曰凱旋。觀樂也。

執社

此詩通是王者體成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首念其當社。其方畢成時尚未至於春也。次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未過期也。三則期已過。故以車馬適度之。四則過期而不。至。故以卜筮決之。

於社雖以識時序之變。而取義于社。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繼嗣我日。指往後至今日言。陽止。即於社。既實之候。連止言。此時從未即歸。難適還。不得暇。

扶杜耽實是去年十月其葉萎了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二月矣卉木二句是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例者將卉木代扶杜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合語
陟山岡是望君子然重祀可食則春已暮意禮車三句全是億度料想之詞

匪載曰向承上起下輕看重在卜筮上匪載匪來指陽止涉萎止時言期遂就來已時言多為恤不必指出所恤何事有事可指便不多矣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謬相讓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會字造借字生卜有龜詞並有占詞皆謂之辭

魚麗

詩肯全重優賓二字肯二節抽出其盛已合曲全意下三節特抽出以贊其曲全耳下所謂多借有即上多有字意嘉肯時即上肯字意上言酒已兼蓋下言羞亦兼酒嘉與肯稍別嘉以品言肯以味言也

以二魚與肯多取二者之魚備君子旬工歌而指主人且字重多或轉取以求充故惠不嘉肯或盡美而難繼故惠不借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惠不時嘉則多而珍異矣借則肯而齊一矣時則有而新美矣曲全者物也所以曲全者禮意也

嘉魚

全詩以樂賓為主，曰樂曰拊，曰綏曰又，皆自我，燕賓者，言之非賓樂我之酒也。有酒，猶言設酒，積在其中。

首二章言取物必以其道，典燕賓必以其誠，式燕以樂，一聯說樂拊俱以心言，樂只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到下綏字方是勢分兩忘，形迹俱釋矣。

摻木下垂，使井苞得以繫其上，主人親賢，使賓得以安其心，亦重主人去安賓上，又燕只是一時事，如酬酢不已之意。

南山有莖

此詩要玩總注尊賓字美德祝壽所以尊之也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德典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本蓋古人頌美未嘗忘規也各章樂只總說其形于晉接時者言之不甚重美德全在邦家之基等語

邦家之基之光直指其德非言德足以基之顯之也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保者保合太和之謂父者順養元氣之謂爾後就本身說典無有沒爾後字同保父爾後雖是祝壽隱然規以修德

此詩舉草木為興各有倫類臺與策是附地者故與邦家之基祭典揚是沃若者故與邦家之光祀與李是多子者

故與民之父母，考妣與構，是耐久者，故與蒼壽黃考。

蓼蕭○序曰：若蕭、澤及四海也。箋曰：九夷八狄，七戎

六蠻，謂之四海，因在九州之外。

此詩極重，既見二字，且父子與諸侯，既屬一脈，只在來朝，否則非與堯、桀之悲，即重匪風之嘆矣。既見安得，不心驚，即美其德，履原不離，既見，到末章，遂舉舉來朝之儀，作結束矣。或謂全詩以德為主者，非是。

心寫渾，在朕遠想，望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觀德意，燕是故，燕笑語是燕時怡悅之情，承心寫來，重君忘分，與之笑語，亦舉廢舊多推開一層說，細看，不如只就燕時言天。

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慶。

龍猶言增重我光猶言光輝我。此即是德不真。即此德之有常要說得自然。勿泥勸戒意。不忘猶言不已。是祝其長享。藩封而求作龍光也。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昭令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休。故此言龍光不真。下遂言宜兄弟似頌實規。

孔燕孔字帶豈弟。說言燕會閒。見其為人甚豈弟也。宜兄弟則同其德之形于燕。而知其必宜于家。此即令德而足以獲壽豈者。壽豈不平看。

俸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皆是謹矣。度履萬福。就得天說。

典壽考壽登一例看

港霖

全詩只以君之燕臣為主，令德令儀，俱就燕上見之。因美其善是飲也。讀此詩，要想見周家盛時光景。

首章以天津辱被于物，與君恩厚，及于臣合安父足三字，後是歡，安者無事久者，夜以是者，情意浹洽也。無歸，非禁臣之歸，只是心上必欲其醉情之厚也。

次章以露在豐草，則膏澤深，與燕在宗室，則恩意厚重，而在字考成，其燕禮也。箋云，夜飲之，札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誼之則止。

杞棘異物而無不得露，典君子皆有所主，而不喪德，桐椅
思物而無不下，垂典君子皆有所檢而不喪儀，顯允庶弟
雖皆呼過之詞，然以顯允屬德，以庶弟屬儀，自有分別，令
字照上解字看。

形弓

此詩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意，我有嘉賓句最重，
蓋款儀之功，關係宗社，生靈則既之自不容已，而不覺驚
之，為遠矣。柱中誠典遠字，不是王者口氣，前二句是追
原之詞，要認重其典以待有功意，中心四句，相承說襲錄
指燕言而最要入既弓意，蓋弓正燕上所用，以酬賓情，賓

者錫必先饗。必用樂。蘇氏曰。凡賜予夫。以饗。禮行之。饗
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
不得終日。故曰一朝。義訓抗。謂以彤弓抗之于弓。樂使其
休。常正也。樂訓翰。謂以彤弓翰之于弓。樂使其色常新也。
右者勸以酒。而以賓。札尊之醕者情厚。而頻勸以酒也。是
一獻一酢。報施已均。而又有酌爵。是其厚也。

菁莪

全詩總是極道喜樂之情。各既見君子。向景重。蓋此君子
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儀播蕪飲
言正是樂之所寄。樂且有儀。情發于外也。吾心則喜。愛根

于中也。貝有五。大貝、壯貝、名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為朋。價各有差。非德。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只說喜上極。撰其情。不是將得重貨形容。得雙休字正對。泥。浮沉者休。亦即在樂中。

六月

此詩詳叙北伐之始。終前二章。叙王命伐北之由。中三章。叙其所以成功。末則叙班師之慶。雖言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其中。間包括最多。關係中興氣象最大。首章重一急字。接。是舍卒與師人情。接接意。戎車三句。正出師事也。載是常服。對用字者。戎服當臨陳。乃用之在。

通、故、載、之、也、我、說、朝、廷、言、息、字、總、骨、四、句、來、臣、王、國、者、正、
華、夷、之、大、分、也、

次、章、比、物、已、在、上、駮、內、我、服、即、上、所、載、者、此、又、抽、出、言、
之、閑、之、是、人、去、閑、馬、謂、舉、平、日、所、教、者、一、故、之、也、維、則、謂、
駕、車、而、行、隨、人、馳、騁、自、合、執、度、也、維、此、四、句、一、直、說、下、還、
重、在、逸、典、敘、而、常、度、之、不、失、在、其、中、我、服、我、字、統、軍、表、統、
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

三、章、上、四、句、輕、馬、為、克、敵、之、具、故、鋪、張、以、起、下、文、耳、有、顯、
正、非、亦、備、廣、宜、一、直、看、膚、公、謂、接、夷、安、夏、之、功、奏、膚、功、即、
定、王、國、也、嚴、就、約、束、士、衆、如、說、令、明、賞、罰、信、之、類、言、翼、就、

自心持軍，有戒慎而無解弛言。嚴翼嚴，便是武事。此二句是言甫成功根本。二以字上作是以看，下作欲以看。○首言我是用急而次言應敵逆容，則急中有暇，次言不失常度。而此言嚴翼以共武，則寬中有嚴，皆相形互見。以替言甫之妙于行師。

匪若是不度順逆，警居大衆，盤桓也。內侵，莊兵深入也。此正孔熾之勢，微文燥，上有文也。即所謂鳥隼之章，白旆是以帛綴旒，末為燕尾，故曰縶旒，非二物也。白當帛，字看，原是旌色。元戎，車縶輪馬被甲，衡軓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隨陣之車。十乘，用馬四十匹，甲士三千人，步卒七百二十

人所胡選錄此先發程其餘車徒皆在後也

戎車既安非指先戎即首章所飭者輕軒分前後不得車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方纔是安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也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援閑非如前以人閑馬乃馬之自閑于法此四句總見兵威之盛足以掃蕩強寇以起下薄伐文武二句是因其成功贊其為將之賢不必粘定上文

燕喜舊多主私燕說蓋為戒行永久飲御諸友似是言甫意中語也。不知此乃作詩者代為王體其意而立言婉轉如此。還主飲至說方見君臣將相閱會受祿受証即蒙燕喜

說。曰。飲。御。搢。交。則。不。獨。一。張。仲。舉。張。仲。者。正。見。與。燕。得。人。而。吉。甫。之。賢。益。可。知。也。相。臣。譎。譎。念。是。說。詩。者。看。出。詩。只。是。道。其。一。時。之。盛。耳。

采芑

此詩贊美方叔之意。一步迤步。先從軍容說起。次及軍律。又次乃及謀猷。而歸于以望收功。大意還以方叔之老。二句為主。要知此是作于承命啟行時。故詞氣雍容如此。首章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芑。亦。有。之。與。所。統。之。兵。不。惟。衆。而。且。練。田。一。歲。曰。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新。田。芑。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其。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

其實徒即車之徒也。師干之械，自素習言，謂杆敵之師，教皆平昔訓練者，未便說到師律之嚴。莊者，臨此車徒，秉節鉞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路車，乃方枘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四騏，即駕路車者，草芾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領有鈞，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倮革之下垂，皆統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未戎路，是革車其色黑，不乘革路者。此時尚未臨陣也。兵下章服其命，服意同。

次章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交龍之旗，應蛇之旛，即左以該右，即後以該前。車之該，以皮束之，車前之銜，雜文以飾。

之此兵車也和。蓋則非戎馬所有。服采色之帶于腋。則空然。環蔥色之旂于裳。則珍然。皆命服也。要見不必服。或服而威靈已著意。

軍聽而止。有進而退意。故以為興。此章原非有將戰未戰之事。以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動靜又進退中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靜矣。試即練習其進退之節。鈺人司伐。鈺鼓人司伐。鼓使其聞。此聲以進退也。陳師而告。陳旅而告。使其守此法以進退也。其進方鈺。無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怒。其退方鈺。無以治之。則散。故鼓聲闌。而靜治。獨言鼓者。蓋以治兵。振旅。言刑。

皆動也。若治兵振旅之止，則必伐鉦可振。顯允句，雖輕却與他處不同，要粘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先是賞罰信，蓋兩塗荆二句，只是引起下文，非幹其罪之意，與下來威首尾相應。元老是尊稱之詞，不作雜老看，克壯其猷，言方叔之謀畧出于兵家常法之外也，不與兵威對說，執訊獲醜，全在師之武勇上見，戎車三句，通指車言，言其數楛，言其勢如霆，句，即自象威而狀其雄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聞望原成于謀慮而來，威不專恃此，元老所以異于人也，德之在軍，於時說若德此行為真不用戰則呆矣。

車攻

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此詩之作，却重在田獵節，要認中興復古意。

既以造作中興而車堅緻也，既同，是擇得精而馬齊疾也。兩既字，就平日已如此言，是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意以馬為車充滿于銜軌之間，故曰充實且東，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行狩分明是天覓以震澤字內之人心不止為區，獲禽也。

之子于苗，之子于征，皆不敢斥王而以有司言之，當以尺重車徒聲象盛意而靜治在內，田獵之徒有麓人以飛途

飲入以辨物司常掌祿虞入植塗故送之書上建施即以
饒徒皆有司預備如此博獸是未然事數又是甫田中地
名一司禮天司徒仲夏教養舍遂以苗仲冬教大閱澤以
狩此詩言行狩于苗只用其名不必按其時也下用會同
字亦是來朝之通稱不是一時朝見有此兩起

駕彼四牡二句是諸侯在濟時事赤芾二句是諸侯入觀
時事宜依文直下重會同上與一者前後難通彼此錯亦
也、有詳者九所有序五等有班陳列于兩階而兩階相稱
也、要見人心齊一意

五章方言田獵事弓侯而得矢之重弓弱而得矢之輕故

曰調射夫既同二向一索見人情涉矐意同者同心同力也。不是比獨舉柴以射而獲者言。諸侯舉之則其左右面共舉之矣。助我指天子言。

四黃二向見馬有餘而教有素意不併只言調習未說到御之苦。獨言駉者駉在服外易于出入也。舍矢二向相連說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一將技藝之精如此亦須根人心。統勸乘正是射夫之同。虞○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衛五逐禽在。五射之法一曰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并儀。

○曰御者之良泮疾徐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破

物也。

蕭：然。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總是形容整肅。三等之獲，惟下殺乃入君應，而又止于得入，其餘皆順于士大夫之習，則者，故君庖未嘗盈也。于任適，然田獵往還言，故注云總叙始終，師行嚴肅，全是一段精明之氣，貫徹羣心，整齊百度，在心則無懈怠，在事則無虧損，故以君子大成嘆美之。君子又大成之本也。允美長也，對平日稱爲君子，則以大成說，爲此詩者，似境也。宣王之鮮終。

古曰

前章狩于東都。此即狩于西都。東重在末，二章人心於舞上，恐率左右二句。又當得末章不必歸美宣王。但看下之。又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躍然言外矣。要見中興復古意。

祭用戊者，外事以剛日也。重在衛上，不重祿日。房四星謂之天駟，主車駕。春祭馬禋，此常祭也。特用馬力，則又祭之。車牢馬徒，與祭特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歷陰造禽，只言車馬是為田獵之用。疾下章皆未然事。

次章只平，指出特狩之地是馬，不過于孔阜中取其足之有力者乘之耳。玩既字不重，在馬上獸之所同，句只

是一句禽獸象矣。莫如浴。浴猶東都之有。以其為天子曰。隕之所舊矣。非臨田而始擇也。

中原蒙上。漆沮未其祀。以地言。孔有。指數言。熊。疾行也。侯。相待。為。緩行也。或三為羣。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為羣。其羣不可計也。悉率。或射或御也。燕天子。不必約定。獲禽。全在想見。天子合羣。心振武烈。以贖典。欲共成其威。上既張二句。即蒙上文。說張弓。括矢。中小。雖大。俱是悉率中事。容酌。醴却。毋帶言。

鴻雁

一篇凡三言劬勞。前之劬勞。以雜散言。中之劬勞。以雜重

言休之劬勞。合離散與聚。宜言喜幸意。只見于中。素而所以感概氣。殊發之。

鴻雁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入民離散。未得而止。線家不專指老者。凡室家相棄者皆是。正見可修處。此章要體。追言話意。

百堵皆作。宛然見國。運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丈為板。以高言。板高二尺。廣六尺。五亦其板為一堵。則高一丈矣。百堵非一家也。

鴻雁之鳴哀。故以為作歌之比。時當安宅。劬勞已往。似不須作此歌。不知痛定思痛。自有不容然者。非洞悉民窮。

者不能知也。末二句重哲人一邊。總是慶幸感慨之詞。

庭燎

夜如何其。是臣下叙次王者問夜之詞。一節重一節重。在不安上。夜未央。紫粘何其就。若曰夜豈猶未分乎。故下皆想像其可以視朝之時。不謂泥注第字。庭燎原為君子而設。不該以見聞平者。

疏正義曰。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釋文曰。在地為燎。執之曰燭。

汚水

金詩本首伏在篇末。首言莫肯念亂。即慨人之不敬也。故

極言說之可受而以敬告之。

首章以水之猶歸其壑，與人之不反其本，就即指說言頌興，陷入罪咎言，念有恐懼，條前意，非徒然念之而已。雖無父母舉入情所最切者，動之念也。語未及卒意，自悚然。次章以水方盛而未艾，其方揚而未止，與憂方汲而未息也。不蹟即指說言之人，無故構禍，拂天下之公心，常理言不徒忌承上二句順說，蓋不為一已憂而為父母慮，自不能什然也。

寧莫之懲，猶曰豈遂一興而不可止乎，直接下文，自我視彼曰說言，自被譖我曰說言，敬是敬，兢兢臨深履薄，亦

思其與言不與也。此亦有安其身以及親意。

鶴鳴

全詩托諷之音，皆在言表。欲王深思而自得也，并誠明行，惡爭字目，俱傳注以已意貼出。詩入原無此語，求可以格其肯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二章一意，而次章添節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玩園字有近習意，他山有疏遠意，回樹檀見容悅，可近白山石見粗直可憎。

折父

全詩以胡轉句為主，前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徂。

見後之非。疏末章言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征。見後之非。法俱重。在父。後上。靡所底止。言遠後無已時也。責祈父。即以責王。

白駒

此詩德是。深惜賢者之去。疊々相承說。然惟公侯金玉等字。無非托言。要說得活。末章似為去後之言。實都是將去一時語耳。

食我場苗上。要着安得兩字。今朝今夕言駒。逍遙嘉宴。言人俱要得托言意。此四句一氣說。着不得一過接語。一朝一夕。非可言永。但欲去時。駕得一朝一夕。已永矣。嘉宴。

對主人留也。說逍遙不去，便有嘉客，故注曰：備逍遙也。
公侯從豫當就斯道，大行身名俱顯，上說無期，不是以長
是無限，量意優游，以隱處之樂言。適思以高跡之懷言。曰
慎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可想挽鴛極苦。

其人如玉，以德之純粹言。從高潔上追想，爾音只是音聞
和聞，并音聞而重之，則有遊心矣。送來辭榮長往之夫，每
年如此，故叮嚀之。正是眷戀之極。若云：莫聞程國之言，則
賢者何不皆作公侯，乃為此出位之思乎。

黃鳥

此詩比意與碩鼠一例，呼黃鳥，還是即呼他邦之人，莫捷

啄粟以喻人之害已。即所謂不得其所也。此是強止。不我肯穀。不相同也。不可與明休感。不相同也。不可與強強。殘弱象暴寡也。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困苦愈甚。而惡則愈親。

我行其野

依橋自蒞。言無所居。采葑采葛。言無所食。各不我當。皆無居。食言婚姻之故。句重看。見得。以親誼望彼。求我新特。我字作彼字者。不貴以款貧趨富。見得未必恁地惡薄。責以薰蕕隣新。見得他或者脫不泯世情。其實此入原自厭貧。詩人特代為諱之耳。

斯干

此詩首言築室之美而頌兄弟之好。下詳築室之美而頌
男之賢。大意重似。此祖上。蓋鼎建全為似。績計而兄
弟相好。生男以撫有室家。所以似績于不替也。故首尾頌
禱及之。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流落之也。即歡樂之義。
或云是祭名。

首章秩三句。然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
內美。

斯干南山。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在近。故臨之秩。言旋
繞也。南山在遠。故望之幽。言朝拱也。竹苞。喻下面根基

之既同，松茂喻上，西結構之，牢密，兄弟三句，當就居室上發，相好無相猜，一正一反看，兄弟要說得速，不止今日晴舍，後西室，家君王。

似債妣祖，本築室之由也，興作非國家細事，惟祖宗舊業，幾廢頽舉，欲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作室構垣，四周一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西南共戶，百堵以內之制也，居就朝廷言，嚴就宮闈言，美語則適內外言俱會，似續意，此章築室，便拜起下垣牆堂室，居處美語，便拜起下伏，字收躋收寧。

古者作室，以治垣為先，舉板築之工，見室宇之牢密也，室

室有甚尊大。只為王者居之。便有尊無二上。勢然兩大。豈
柱以、為二字可玩。

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棟是
琳柱。字是室之四垂。簷是屋之前後正簷。阿是棟邊。輒出
之側簷。華者。探用。突華也。矯翼者。奮飛也。仗躋。作實。藉中
間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

庭是宮寢室前之庭。楹是廊廡間之柱。正。是當戶牖之地。
寔。是遠于戶牖之地。蓋一室而有向陰向陽之別也。古人
室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
馬。室西南為奧。東南為突。仗寧。是順。聖躬。兼天和之謂。

○六章。微起前。面。嗣。續。一。段。憂。勤。而。埋。後。段。生。男。女。的。張。本。乃。安。字。正。照。此。室。未。築。以。前。焦。勞。經。畫。言。乃。占。二。字。與。下。占。字。不。同。乃。覺。而。自。記。其。夢。如。此。四。樣。朕。飛。只。好。說。是。耳。目。所。不。及。且。勿。露。陰。陽。字。

七章。該。為。占。夢。之。詞。樣。字。全。在。下。二。章。照。出。乃。生。乃。字。將。然。之。詞。寢。之。等。句。俱。見。古。人。奏。豫。教。之。法。箋。曰。衾。畫。日。衣。也。衣。之。衾。者。明。當。主。于。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純。朱。黃。朱。色。有。淺。深。也。庶。服。黃。朱。以。因。為。家。室。而。為。君。嫡。服。純。朱。以。天。下。為。室。家。而。為。王。俱。未。然。事。寢。之。地。早。之。也。乃。天。尊。地。卑。之。意。非。謂。早。賤。禡。疏。謂。是。禡。

兒彼、箋曰、夜衣也、明當主內事、女以紡績為事、故美以紡
磚

無羊

詩重中興考牧。而未段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物
阜。開國家之氣運。原是一齊來的。夢之有無。不足深論。
誰謂字打從前此所無說來。羊以三百為一羣。至其羣數
則不可悉數。九卜其牒。以例其餘也。羊苦不和。牛苦不安。
今既和且安。便見無損傷。無病耗。所以驗其衆多。
中二章。正如一幅牧事畫圖。參差叙述。總見其盛。若以入
頃物情為物所由感。反看小了。別共色。有三十樣。非每色

有三十也。性。魚祭。祀。燕享說。何益負候。薪蒸雖祿。俱是寫景。不必拘泥。津合。四以字。俱粘收來說。爾。羊來思。舉。羊以見牛也。矜。之。乾。有。堅強之狀。不。壽。不。崩。無。損。折。之。虞。是一正一反。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有疾。輒相污。故曰群疾。畢來自野。入家也。既非自家入牢也。

束魚旒。只是恍惚之意。非人變魚旒。變換也。豐年家室內。要發宣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稼穡卒瘁。意陰陽不和。奠何以育。故夢象而魚。則為豐年。生象不祭。換何所統。故夢旒而束。則為人象。不獨以少致多而已也。

不平謂何。是前九章得領。其目在用人行政。詞俱刺尹氏。而尹氏得行其不平。由王用之。所以卒歸亂本于王心。凡言天言民俱以。遂動尹氏之心。即以就王心也。

民具爾瞻。即是仰其用入行政之善。下五章。有民字正與此相應。

山谷本虛。而草木之長茂實之。可見山猶均平。不平在用人行政上。凡喪亂弘多。疊上句。懋指心言。嗟指聲言。維周二句。一連說。重在秉國均上。政主乎平。故不曰國政。而曰國均。秉國均。則必須秉以平心矣。維以安民言。唯以德言。俾民不迷。使民曉然。知有所係屬而不亂也。此三

句責其必如此。乃為盡職。而人望亦副。與其瞻相應。下庶民弗信。以其不自為政。無以慰其瞻而疑之也。正與俾民不迷相反。

此章通重用。人而行。政在其中。言不躬親。便是委政。姻婭了。弗問。是不由于咨訪。弗任。是不由于歷試。以此等人而委之政。便是固上。此全是心之不平。故緊下地教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疏云。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故兩婿相謂曰亞。

吳天四句以不平之禍歸之天。君子四句以回天之責歸之人。天方降瘳。則窮極矣。故曰鞠凶。民言無辜。則反常矣。

故曰大屐。君子卑指尹氏言。如屐。以行政之勤言。如夷。以
用入之公言。俱根心上說。而如字有不勝想望之意。

惟不能局且夷。故天不弔。亂靡有定。遂鞠凶。大屐言。或月
斯生。言不備而降凶。不惠而降良者。日甚一日也。國成。即
國均也。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不自為政。應
節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寧。卒字有終不改之意。
駕役四林。三章相承。說下感。上云者。舉世昏亂。若見天地
是狹也。須知詩人非果欲去國。但以見致亂者之罪耳。故
下遂極言尹氏。與其徒反覆好亂。見國事都被他攪壞了。
天下安得不亂。形容其怒。易轉喜。就見喜易轉怒意。

不愆其心。典前謂借莫愆相應。覆怒其正。典前不致哉。故相應。爲中惟天子是。此一。句說王。而此章明指示出。五之不寧。爲下。此心章本。

或說爾心。要本感悟。誦言之意來。王心一化。則不復爲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蓄也。○此篇全爲告王。而作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得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是筆動王心處。

正月

此詩大率以憂說爲主。說者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

在。王。為。凶。寵。益。惑。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說。言。故。欲。止。
說。以。救。亂。惟。有。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君。子。所。以。憂
之。深。也。

繁霜雜言天變，訛言雜言人亂，然天變特喚起訛言，下皆
承訛言說，獨對象有憂之大，謂不徒為一身憂而為社稷
生民憂也，此即是他痛憂而小心之可哀處。○癡迷亂
病而憂在于穴內，人而不知，故已所隱憂為癡憂。

不先不後，即胡仔我痛之意，訛言之人，安得好言好配，訛
毀崇言也，秀害苗之草莠言，即害正之言，兩自口可味，有
每指訛言中傷者，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

以為憂。動與衆違，優侮自不免矣。

三章言己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首四句，一連在自家說起，而表舉國之人重憂國。上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臣僕，逆祿皆亡國之憂也。受祿乃脫災禍之若享生全之樂意，不要說煞了。○禽經云：鳥向啼背棲，而招集流亡，稱鳥合之衆，以鳥易合，亦易散也。故借鳥言。

瞻彼中林，四句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興天之于人，善惡無別。方始正執言所為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人弗昧，魚福善而側重禍，淫逆伊誰云情，緊根上說，正見造惡之不可赦。

謂山二句是影借說見訛言之不實大抵如此亦見其易辨莫之懲指君言召攸四句有臣言而臣莫能辨政由君不能懲也言至如此証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人訊之所謂執依疑之心來繞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具曰予聖心實懼禍縲為大言也烏之雌雄亦是借言

局者卷曲而立身之儂也則不見天為高非者累足而行步之狹也則不見地為厚總是憂亂之甚不敢自達之意倫謂合于事理非事未至而妄言之舉謂近于道理非無此理而設言之也全在禍亂難容上見得今之人即訛言之人袖場是借字指訛言之禍此只大槩言世道如此不

專指自己。

七章是作詩者即己一身所憂以見遘際之苦而莫王之不用即然其永懷章意也。抗我不克謂挫折而困頓之無所不至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榜樣也。不是求為修己治人之則。說我仇。是苦。束縛使不得展布之意。力謂力于用也。抗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正是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胡為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統照着末句。燎之二句。是反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雖滅。國盛反易亡也。前七章皆憂說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讒。皆由于此。感

周是未然事。

然其永懷句。得上溫君說。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况又迫以陰雨乎。窘陰雨。正所謂難至也。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沒來事。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

無棄爾輔章。與上句。相反重在輔。不可與僕平對。亦與上無輔將伯文勢相似。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喻繼用之賢。故曰屢顧。屢字有旁招之意。

魚在四句。喻身處亂世。欲縮身自危而不能也。念國句。是

念國之信託以為履政者階配至此正應上今法之政看
○末二章皆言小人得政比曰洽比有聯合依附之意云
訓旋是周旋捷捷之意念我獨兮當作我獨念兮看是心
憂國憂民也

此二句是卑小者而豈大較之句是窳陋者而富足無積
與有較對看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與念
我無保不同末二句亦保喪求俾獨是于可哀中較其尤
病者其實貧富皆受病矣

十月之交

全詩專為刺幽王用皂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以

皇父為首。而下四章遂極言皇父之為害。番不用其良。及堯妻字明。指著幽王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看章首二句。是將言日食。而紀其月日之詳。十月為純陰之月。辛卯為重陰之日。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則正在朔也。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地支寅卯屬木。而單明之卯為陰木。箋曰。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蓋十干寄宮。辛寄在戌。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辛。箋曰。微不明也。

箋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微也。鯀魚日月實繁。頂上月。

食說。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即謂日月告凶矣。不須無月
食說。四國指王國也。不用其良已。暗指用皇父了。下豈曰
不時。正四國無政之事。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
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陰至勝陽。必有大不
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字最有味。
不藏。正打著告凶二字。

燁。單指電言。電光一發。雷即繼之。此不足為異。在時
當十月耳。十月雷伏地中。陽之已伏者。由陰之據。其外是
以復出不寧。以震動暴戾言。不令以平時失序言。為谷為
陵。因沸騰革崩來。以雨為主人。暗指出王莫懲。謂不能懲。

其用人之失也。○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

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事，鄉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鄭妻嬭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忘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壘。王心有政，未有父而羣奸之專恣，安有極哉。故下文遂備陳皇父之惡。

抑此六句相遞說，豈曰不時，是度皇父之心，胡為二句，驟

跟上来。做我墙屋正是勸民以徙。田卒汙來。又是徙居後事。蓋非不時徙居。故不得有事于田疇也。朱二句是責民以徙之詞。此章合下章。總奉作都一事。

乳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責其聰明剛愎自用情狀。欺害民皆由于此。三卿。邑中之卿也。禮歲內諸侯二卿。不慙道一老。非是收為私用。只是顯他自家。便不思為國紀藉。日者德之。且盡皆斥去。不特以衛王也。末二句與皇父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責者言。擇有車馬指象之富者言。德見皇父。但知有財而已。

長勉從事。即從前遷徙之。後也。只借以起被違意。諫。即諫。

之于皇父、無罪遭殃、即下民之孽也、既降自天、即吐起由
入句、相原而言、曰、傳、再三申說、曰、脊、皆陽為相說情狀、而
轉背便稱、抵毀、諫人之及覆如此、此指皇父所用之不人
而好境者、實由皇父。

戒里孔痲空說、四方二句、是傷于將、民莫二句、是囿于使
正見其孔痲也、曰、民莫不逸、且羨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
苦、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逸、且羨、不歎、惜貧富勞逸之、不相
言、不敢救我、及自逸、有慙、天憫人、尚其王心、一悟、意、不上
是、然可奈何、而安之。

而無止

此詩通以君臣之義責去者其詞婉轉曲折若有異其必
反之意當以各款兩身一句為主

首章始為怨天之詞以責責人之端曰斬伐四國則有罪
無罪皆受其禍矣故怪天弗慮國而使禍之并及善人也
舍謂置之于何繼伏則明正其罪

周宗既滅以絕言是詩人故危其詞靡所止戾未知天之
所命民之所定也舉正大夫見草臣皆散三事大夫內臣
也邦君諸侯外臣也朝見曰朝暮見曰夕曰莫背旼夜朝
夕則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此等猶未深責
諸臣只備言人辭以見王宜改圖為惡即淺節好佞惡直

意

如何吳天。際項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法度之主曰辟。故法度之言曰辟言。此章首四句不重。只以起臣之當自盡耳。撥爾身者。反離居之身。而風夜朝夕。以肅官常。供職也。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處相畏。亦只是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並無人已天人兩層。

戒成二句。總結上天變人離覆出為惡之意。輕點上失。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惜。日瘳。即上文所謂戒勸。曰瘳有言。皆不信去。又不敢勉。自效。吾敬身之誼。意聽言不須說。是王欲聽其言。只是聞王問及耳。答亦是被事而言。但不

肯盡言極諫。不是面從。此二句曲盡史臣容身畏罪情態。與敬身相反。二則字可味。多重在下旬。

袁哉章象上聽言二句來。匪古是出。與書不啻若。是其口出句法相似。由袁之言。所以為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出其言甚難。正與巧言如流相反。此與下意皆歎時事之窮。以原其所。以蘇居。見得。我亦不體。汝苦情。但所謂敬身者。不若此耳。

然是不得在容。驗是不得事處。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上巧言之人。但直道。枉道。所聞者。大不專在道言。上說。合上期得君。下顧公議者。方見任之棘且殆。語意只

重正入一邊。

謂爾選于王都正。抱其風疾朝夕操身以事王也。不曰難任而曰無家。此特其言則然。而出言時。衆思泣血。其苦楚情狀如此。乃是也。畏禍的真情。只以無家為詞耳。若果為無家。則出居時。誰從爾俱出。以作室者乎。言原是自作之也。出可以作室。則還何患無家。○孔氏謂人漢必由悲聲而出。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小是

此詩以謀猷四遠作主。而歸款于王之不斷。不斷則厥併而喪亡至矣。

曰道即指謀成二句言成不滅以成事敗事說成不滅以成事敗事說
陰、陽與而陰謀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
狀如此。就是他自家務裏也。原有相知相識。不必是黨邪
伐正。下而而具字全、泄、偷、誑、生、來、具、有、衆、口、一、詞、之、意、謀
之四句、雖與上章意同、但看自王謀于人言。此自小人煽
惑王言。我視謀猶、即頂小人看。
厥字多字、俱舍王心不斬意。我意二句、不過引起之詞。我
言盈庭、正是謀失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事用不集、執其
咎者、任其成敗之責、而決其是非之歸也。凡謀必引成敗
為已功罪。如所謂謀人之國、危則先之、然後謀定而事

以集若曰。倡游言。心營脫禍。徒作一場話說而已。

象我句。象上貫下。而匪字與兩非字。口氣極緊。兩是字正。反一匪字。先民是善謀所出。程先民。即是夫。歎。通言是。初。幾。鄙。項。無。閑。杜。稷。生。靈。之。計。者。德。是。上。人。聽。之。事。則。辨。以。感。其。聽。矣。聽。字。事。字。固。是。不。斷。之。意。而。却。重。在。通。言。上。不。讀。于。成。與。不。得。于。通。一。例。就。禁。室。言。

聖哲謀庸。豈未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其謀必善。聖。是以。誦。下。四。德。故。特。批。言。之。或。聖。或。否。要。亦。得。圓。融。言。否。之。中。未。嘗。無。聖。也。重。在。聖。上。恐。免。五。事。思。之。德。存。而。作。聖。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說。之。德。兼。而。作。庸。言。

之德。惡亦作艾。訓治。謂有條理也。如波流泉言善人惡
群小所流沮如流泉之往而不反也。末句報善人說到因
事善既沉淪。固亦與之俱敗矣。

不散三句。呼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害之近而易
見者。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喪
亡之禍。在池字中。亦須存蓄。只以隱禍言之。乃泔。凡禍必
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有相率以及禍而已。安得不
懼。

小宛

此詩只重求無辱于親意。以禮儀教子作眼。而吃緊在一

敬字轉到來。恐更洗費出敬之精神。

以鳥上達乎天，與己之憂不能不上及乎親，念皆先入，只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明哉二字有味。見一日間營為之始，惡慮之始，此心便惕然為我父母興懷，蓋常恐辱之也。舍下而許多意思。

齊聖四句，是就保上指出當法。與當戒者，意重在戒。一遵說之恭，曰齊，思之廉，曰聖。總以德言，不必分作兩人。溫克以儀言，克訓膝，謂膝乎，酒而不為酒所膝也。一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沉溺之意。蓋其初僅一濡足，而日甚一日，遂不可回也。政與溫克相反，敬儀要認洋廣，不必粘住。

飲酒天命指自家身上說。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矣。此是警惕使敬之詞。

堯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養之，以氣煦之，令變為己子也。蘇所以蘇采菽之興，似所以終螟蛉之興。然作文亦須順講，所謂穀者不離敬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正求其肖我。

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息，與兄弟之進脩，不得暇逸，兩敬字與兩斯字相應，道有勇往意，征有進趨意，不外謹儀教乎。然此只接他一段，不可自己處。戒日而月，須看得同活要。

見交相勉勵。時至而功即與俱至之意。夙興夜寐。登上下二句。以起下句。言月言日。言夙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應首節有懷二人意。

此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遠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以起下章。捱來出卜。非真欲問之神。只以見入之意想已窮耳。

末章亦只是一憂危意思。非必遠謂此心以自毅也是處。亂世的要訣。恭人小心。是當世賢者恭人。一個謙和的入。小心是個長遠的人。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如履冰。又不

止如集木鳴谷

小弁

此詩表怨本肯。然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說。上起于易言。此是被廢根因。而非有罪可廢也。憂字是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

首章與意取歸飛字。蓋宜曰被廢。如窮人無所歸矣。故云。雅鳥即慈鴉。亦取反哺意。箋云。殺養也。天下之人無不以子相養者。兩何字重。教其審。以被被廢之由。微有自及無缺意。

平陽之道。塞之則草生。我心之憂。感之則痛生。典此四句。

翰窮盡也。言立為茂草也。雖是與意。而此見與時。春雖是象。如持者。謂此心悲傷感激。如有物持其心也。事聞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白髮。故曰頭老。疾如疾音。不病而似病也。

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乃與恭敬。是且視暮樵。不敢輕戕。斬伐意。瞻者仰望。故事之誠。依者顧慮。追隨之意。靡匪二字。謂家庭朝夕。所瞻只有一父。所依只有一母也。不為毛外。不違其氣體。不離裏內。不虛其心腹。是驚怪。不自信之詞。

四章。以物皆有所容。與已獨無所依。洎辭彼舟流。以被逐

而無所歸也是以首四句與中二句

鹿性易驚備德其草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
顧與已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寧莫之知字字是怪嘆聲
口入字只送言

瑾路塚也左氏道瑾相望兩或字與維字相應曰尚或則
錄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忍是不憐恤之意對不忍者
非或忍之忍涕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君子信諒四句一相說凡飲酒一醉一醉往而必返至醉
辭則愛而不送不計究正足上直受意不完根不慮來苟
加惠德必不遽信說言而究察之矣倚如倚角之倚三方

持之恐木顯而本傷也。抱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折之。剛迎刃而解。金重不妄挫。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妄也。

戒王不謹言。惟原致讒之本也。葉以信讒見廢。尚作戒勉語。是詩人委婉。履山猶陟其巔。則不得為高。泉猶入其底。則不得為深。由言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總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毋逆我梁言東宮。我居也。汝不得若之。毋發我笱言。視膳問安。我事也。汝不得行之。蓋身雖廢。遂終不忘親之意。

乃言

通詩俱是刺王之聽讒以致亂。備始既滿。則王之病根也。

若以說人。則其心何難知。言何難辨。人何難除。只若王之
海容不察耳。

亂如此。無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已。威謂
說言之肆。虐太甚。謂諛人之罔極。而子慎深致其審。有天
庶幾登我。使我得免于說意。

亂如濁亂。朝信之亂。不必推開說。亦不可常說字解。初以
始生之。蛇言。又以既成之。勢言。借始既。涵一。向中。諛者。諛
人之。猶賊。微巧。與聽。諛者。昏惑。振疑。兩疑。情狀。涵之一字。
是全篇中。王要。害處也。容說信。諛。則不善。若子已在其中。
如起如社。頂上。口氣。極急。正與始。臨相反。兩庶字。與兩如。

字相應。造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開而已。
屢盟與賢者盟也。入有疑乃盟。若與臣剖心析肝。相信何
盟之有。况于屢乎。賢者而屢與盟。是分明猜疑在心。牢不
可破。示誘入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屢盟二句。正承
如社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如恣二句而反之。允甘二
句。又承信盜二句而中之。長暴飲三字。無淺深。但長自屢
字意來。暴自盜字意來。飲自甘字意來。止共。謂止于共。職
無出位之思也。與請共之。請字同。

四章總言小入之心。不能逃君子之明。以也。人二句。為主
前曰廟。後曰寢。君子不忘祖考。恒存本敬。故能作也。莫是

品節裁成曰秩。上節是莫字。莫允過犬則獲比。鏡人過者則明。過字着力。只緣未遇若子。故得以藏其奸苟。一遇之情偽立見矣。

柔木均之可用。故若子楮之。人言有諛信之不同。故必以心辨之。以廢置事理不同為典。曰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準也。數之重。在巧言一遮。須說得渾融。蛇正形容。破言出口之。度如此。據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頭危無回互。故曰自口未。柱下宜也。二字是斯章語。不必泥此兩句。只以起末兩句意。

末章是反覆其詞。以賤惡之。非真若河康言其地位卑也。

味真有微施。言其醜惡甚也。皆是賤之。三詞奉割力。六屬勇邊。勿誤作權勢者。

何人斯

全詩本為他交而作。却為望其來之語。胡適不入等語。俱是託言以刺其譖也。蓋既已譖之。自然無面目見之也。開口說個孔艱。直指其心事。而終曰以極天劍真堪令暴公媿也。

孔艱未可直指譖已說。只說胡適不入。此一胡字緊接上孔艱意。怪其與已疎也。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

既請之使失位，寧有復唁之理，不幾可報不入唁來，蓋遊梁而不入唁，此其意全不以我為可矣。始者親厚時，何嘗如今以我為不可，即一唁而有所不屑乎，此意當與伯氏次。二句照看。

不入其門，便是不見其身，非別有躲閃處，不愧。正言可媿也。側重下句，自此至五章，皆摹寫小人詭秘皇遽之狀。疾如飄風，就徒聞其聲，看出自北向南，則影響絕不相聞。我心反得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入，則意其疎我而又若近，意其親我而又實遠，適足以撓我心矣。胡不二字與撓心相應，不是惡其相值。

脂車是遊梁遊陳之託詞。雖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花詞。一字宜玩。戒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覩也。照往而不入言。否字與可字反。即云不我可之意。難知。照心易句見。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德之多方。改詰使無說耳。

伯仲是同官實語。操荒則是借字。吹荒吹操。指謀國謀倫。不相爭忤。言及爾如貫。只承上二句看。如貫者。心孚意契。若相連而不解也。斯字。正情相知意看。凡盟是盟符來。祖是祖過往。暴公讚已在前。故獨言祖也。說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祖。

遊梁不入情狀，宛是鬼域，而面目則猶是人，以不得與人相見，則情安所逃？按者正使反側之情無所逃也。反側以知我而又謀我，說

巷伯

詩肯重首二節，兩成字，正是說入罪狀為下。按昇有吳之案

莫弓二章比意，總是飾小過以成大罪之意。萋菲無所指，止是小文之貌。錦文如貝，謂之貝錦。此成字有潤色組織之意。哆，不是星，只說其做張傳曰：吉有因也。斯人自謂其避嫌之不審也。鼠有味，成是南箕有橫毛，展布之意。太

甚言其所為之惡也。諱迹與謀言，誰專為他畫這計較，說
紀一至于此。

緝字從然，得之者如續之，繼續不已。翻字從羽，翩之者如
鳥之往來不定，俱有。書語上說不信，虛而不實也。非聽信
之信，捷之是習于應答，情之是巧于變換，亦自言上說。講
言講人之言也。輕信之門既啓，則及中之禍不測，故曰既
其女遷，既字作休字看。

好之猶揚之，有志得意滿意，草之猶慘之，有懼禍不測意。
視者鑒觀而別白之，鑒別驕人，正所以憐恤勞人也。
再說箇誰遠與謀，此謂自覺恨之，按之有吳即視此驕人。

之意。道即皆故為痛惡之詞。

揚宜下濕。故揚園為下地。故田之龍也。丘如田。故曰此
丘。從揚園外。故丘。其遠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敬而聽之
者。警揚此心。如事息上。皆可招揚。而取此草之言。以
自防也。非是空聽。意若謂庶有裨于君子。實為謹口。罔植
不止。及一人而言。

谷風 ○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此詩俱是怨詞。以忘大德為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樂。
只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興比
各止四句。

惟風及雨，風發而雨得之也。有相須志，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背棄也。風回從上而下曰頽，有風便有頽，亦周旋不舍之意。冥子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深于絲子與汝如遺，比前轉棄，又形容深刻一層。

不厚為長養之風，山顛之草未猶能及之，然且有萎死之草木，山已之交詎歸厚，不能無一時之小失也。

蒙莊

通詩是傷已，不得休養，意以表之。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我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為痛絕。

願哉伊滿非哉蹇而為滿也。只是終之所成不能如始之
所望哉。滿許是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教之
二字。聲氣畧歇。以父母連下向看。餅比父母。舜比子。只取
相資之義。不重大小。蘇氏無父母之民也。猶今云冰子。恬
賂仰也。恃依賴也。既入矣而云庶至。正所謂如窮人無所
歸。

生氣本于父也。鞠形成于母也。拊我下都自孩提時看。拊
防其驚畏也。膏時其乳哺也。長是日夜調護以俟其長育。
是起居必謹以保其和。預則裝視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
回視之也。復謂顧之又顧。又覆視之也。腹者懷抱于腹間。

也。此等皆是父母生我。勤勞養德。就人子所效于親者言。以德報德。必取其稱。至天之覆育生成。則無德可稱矣。山高天則風必疾。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民莫不數以終。終者言。

大東

通詩終是哀我憐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同。從。傷。財。作。眼。月。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件。之。空。虛。而。西。人。為。虐。未。已。極。其。形。容。非。是。亂。心。望。天。見。天。之。不。助。東。人。反。助。西。人。而。怨。之。也。詩。柄。所。謂。皆。病。全。在。此。處。者。

首章與意。以樣與林字。起磁。兵。失。半。樣。滿。之。則。不。平。冰。由。

曲則不志。且反與也。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所履。長。履。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見。賦。後。功。平。時。令人有然。遊。道。氣。象。顧。之。出。涕。念。情。未。茲。

芻云。殮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跪曰。禮。致。成。恭。殺。言。祭。及。賓。客。之。也。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胙。用。七。載。之。出。于。鼎。而。非。之。于。俎。

杵。軸。其。空。非。謂。無。杵。軸。是。杵。軸。上。無。任。緯。也。既。性。既。來。往。來。之。不。一。也。因。役。傷。財。察。差。互。見。不。必。分。析。配。合。萬。屨。履。霜。已。無。道。路。悽。涼。之。狀。而。公。子。往。來。柁。為。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觀。下。文。齊。言。悼。人。可。見。

契者憂苦切心之意。契者寤歎。先詩人自言哀者。或哀之也。悼人舉指東人說。此章有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歎嗟之詞。出之層疊。平作兩截。便誤。

四章總是言賦役不均。而羣小得志。在內賦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兼財力言。改與悼人可息之意。相左。舟人私入。又就西人中舉其賤者。以例貴者。百依是試。不是私入。居百察之位。言得有察之寵。俸任用。以見其安遠也。

或以酒四句。是極言西人之暴殄。不必實指酒。佩之供。漿卽酒也。璉訓瑞。佩璉者。以瑞玉綴于佩。璉也。漢有光而無

明亦有二字。只就漢言之。未說到監戒困苦。致訓陽織女。三星得足而成其形。隔然終日終一日也。天有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一時歷一次。故自卯至酉。織女當歷七次。即是所謂緯星所止舍處也。此亦但云所見星之名。織女者如此。未嘗望其成車。

彼女至其斗。絕無望助于天之意。不過云。只聽說。天上有此物于民。則何所濟。所以成言下土之空虛也。

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幾曰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知入織相反報成文章。服箱以翰載言。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

長庚、庚、續也。皆金星之說。蓋本于此。載絕句。總承啓明三項說。

維南有箕。上四句。典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轉。俞舌西柄。亦是極言畏惡西人。驚疑痛癢。意態特寓言于箕斗耳。未嘗怨天。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况。不要着相說。

四月

此詩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為殘賊二句。則是講禍根因。

四月維夏。夏者。暑之時也。至六月而暑始特。暑之乂也。

炎蒸困人。天亦有似乎忍。故以興已之遭禍。宜為先祀所不忍也。

百卉具腓。俱變而黃也。以肅殺用威。則無物可克。與亂離為害。則無處可安。瘼矣二字。言亂離來病人也。其辭凄然。○三章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殺而為害。其情相懸。曰莫不殺者。身處害中。見人皆隳已也。秋曰冬月二字。作時看。註禍亂日道意。恭用鄭箋。不是。此前三章興意。并是草木之通稱。殘賊就虛國殃民說。興意以山有異財。則人知其美。位多惡德。乃不知其惡也。莫知臍持。王說禍亂之生實由于此。

五章即水之清濁有時興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亂業
集也本上殘賊醜禍來

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為紀也是無情之水猶若為池所
有以興已之竭誠盡力不蒙眷顧益及興也有即春秋不
有寡君之有是沒有這箇人在心上

匪禍回向余上莫我有來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意正言
已之所處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
惟以告衆無他及也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

九山

重不怡意獨賢是不功好名目宜以首棄朝夕從事

為。去言借。下。強壯。便。伏。下。未。老。方。將。意。言。朝。夕。造。事。便。於。下。盡。瘁。的。勞。意。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

得。天。四。向。詞。平。而。意。串。走。重。在。王。臣。一。邊。大。夫。不。功。亦。只。言。不。功。勞。而。已。

傍。字。漫。旁。有。旁。午。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獨。賢。經。歷。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畫。四。方。之。事。說。不。是。征。伐。燕。之。重。言。之。見。安。之。善。息。偃。之。偃。作。卧。字。看。偃。仰。之。偃。作。俯。字。看。偃。仰。從。容。閒。暇。之。意。也。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腕。乎。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覽。國。事。七。然。故。曰。執。掌。風。箴。是。三。身。事。外。該。論。人。之。是。非。此。三。章。俱。以。一。勞。一。逸。極。相。反。

者相形。着數。或字。未嘗黏着自己而已。德然在中大夫之
不為亦不言自見。

無將大車

通詩只一意而反覆道之。要玩無思二字。憂至于不欲思
正其憂之深也。有塵就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障天。
將車之人。不辨面目。不出于頰者。人在憂中。耿耿然自知
之。而不能自遣之也。重猶累也。謂空自煩懣一壽。

小朋

此詩是西征大夫。因已之勞。思共人之進。而以立朝大義
規之。玩末二章。詞和義正。則連前心之憂。夫茅語。俱非怨

詞者三章各畏字。分明。有已。亦有勉。思靖共之意。

乎天意。輕難者。位。歷之意。靡寒暑。則歲暮矣。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共人是在朝共事相得之。素者。舍慈在心。非知已。莫可與譚。而身投遠荒。無由得見。故念之涕零。罪君。就王事。不堅固。說勿作若之刑罰。失宜言。

懷願。謂懷思而預念之。遽起。本後事未畢。說采蕭獲菽。止見歲暮時。收拾過錢年的光景。自詒伊戚。與樹風。自詒伊戚。一例是。以分義。自安。非自欲不能見幾之說也。與言出。信言既。則矣。渡起而寤于外。憂念之甚也。反覆言朝廷之法度不測。

無恒安處向。喚起下意。請是自請之請。安其義所當盡也。共是廣共爾位之共。請共云者。自請以敬共其職也。親賢與共位是兩事實。相闕切與者。我助正直。不是求賢自助。有親以保全善類之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仗良友。

鼓鐘

刺王主意。藏于其德。不曰一句中。知所以不曰。別此之回。自見末節。只說箇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言樂是人非。

各章鼓字。只作擊字。伐鼓。繞。真是鼓。袖。訓。動。便。結。于。心。為。

為袖動而不寧也。泝入君子。芝。指。周。之。盛。王。懷。加。先。字。言。懷。之。信。有。不。能。忘。者。不。言。其。懷。之。所。在。合。音。無。盡。下。二。章。從。露。出。德。字。德。之。不。四。如。周。滿。于。樂。固。遊。于。遠。是。也。其。德。不。由。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後。卸。到。工。身。上。而。竟。亂。意。未。嘗。說。出。

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以雅是以青而奏夫雅也。以南是以青而奏夫南也。以箏是以箏而協夫音也。凡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不。所以舞踊則疾徐有節。是謂不借。

馬賈與曰。升歌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為主。象音孟作。以

笙為主，若止則笙亦止。先之以雅，終之以南，乘羽，吹南，箏而舞之，舞必依樂，青以為節。此章言下分明見，即言淑人君子，板之律呂，隨之聲容，亦不過如是而已。

楚茨

通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木于力農，大總。齊章是通篇冒子，如言享祀委備已引起迎牲，至燕穆等事介福也，引起萬壽後祿等事，逐章事神受福次第并以此敬字貫。首章四句直從農卒初興時說來，豈在蒸稷是祭之酒食所流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稷豆牲之倉貯之于

室、庾、積之于場，以為酒食。以字指黍稷言。享祀祖考，妥侑
皇尸，皆蒙酒食言。厥尸即祭神，更無兩樣。安安也。侑是
恐尸未飽，而祝以主人之辭勸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福。
○濟，有盛備之意。賒，有駿奔之意。魚，主祭與祭說。此
句直言至，或將以薦牲言。祀祭于枋，以求神言。祀事句，頂
上二項說。絮，作者姓者。省其色純角正之類也。蒸嘗，只泛
言祭。示剝烹治牲也。肆，以陳于俎。將是達于廟。獻牲也。四
或字以事言，非以人言。祐者，神之所接。乃其生時所出入
殿。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于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
備，禮節昭著也。皇者，神來而殿尊位，儼若君臨也。神無形

故曰魚尸曰象故曰饗焉壽即是福，即是慶

祀曰五祭祀于土索祭祀于枯不知神之所在于故乎于此乎或遠諸人乎祭于枯尚曰求諸遠者與

三車前九句重合象人之敬以為敬意錯之管下二句莫其管為豆向為俎而牲體肥碩其物以從獻而燔炙平陳為豆而穀物之內羞牲物之庶羞無不備此三項皆獻尸事賓客也與祭不重益戒上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為錯交錯錯兼少長亦須逆賓客說下要知此是導飲能祭畢之燕幸度幸獲言無不合于法得其宜也與上三平看總要推本到主人之敬上

此上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下章德承此三章說。

戒孔燧矣。二句就主人身上說。式憑也。謂憑依此禮而行無過差也。禮兼禮文禮物言。祖賚是祖孝孫主祭時脯尸之位。傳解工祝二句言祝致神惠告主人使受祿而以誠之物佳于主。最為明析。苾芬即前牛羊俎豆燔炙之類。齊稷匡較即前辨。踴。蹕。莫。之類。如幾謂所欲即行。如與志相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如有一定之法以齊之。殽者整而不能便者。教而不變。匡者端正而無跛躄。教者戒慎而無怠弛。極者至善之謂。萬德以事言事不一而

得乎善之極則一、正所謂水竭而極、照章首二句、應則重
在禮容一述。

五章總是祭畢而修禮之次、蓋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
者皆畢、祭時、禮節、一句接一句、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
獻、既戒者、樂終三闌、戒訓誥謂告終也、但位是復、未祭時
所立之位、無事、發奔爽、致告、安孝子之心也、與上不同、上
是傳神意、此是傳尸意、尸以神為度、故神醉而尸起、神以
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廢徹、諸宰則徹、所獻之饌、若禘則
徹、所獻之豆也、不遜有如見神之在上、不敢復棄之意、燕
私、要認備字。

未幸。燕私受福。而傲之。與燕者之慶。與上章末二句。是
一特事。燕與祭不同樂。其入奏者。華歌。雖異。樂。雖則同。
也。綏者。受祿而安固之意。對祭時所受之福。為後祿。非必
指子孫為後。然觀人心。如母。惟悅。如此祝。則後祿之綏。
亦可知矣。惠以禮之不煩。不簡言。順其分也。時以時之不
陳。不數言。中其節也。無所不盡者。內盡志。外盡物也。此意
總在上幾節內。却借慶詞點出。上言福壽。只以得說子孫。
又就此處補完。遂無裁微滲漏。

信南山

此詩力崇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采芣芣。蒞犧牲。俱一時

奉祭之物，每段各費一義，初無先浸，而以黍稷為重，為小
獻牲禮，要見與陳盛並為意。

前章從治田說起，為奉黍稷章本，酌：根為勿來，禮理正
田之事，而東南句，又禮理中事也。疆如方里為井，十里
為成，理如一夫有遂，十夫有溝，是也。遂在井之內，周遭一
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推而廣之為洫，又廣
之為濟為川，此言南東其形，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遂是
井中通水小道，故是沿途的小水，凡地勢東南下，水必隨
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首，使無以障之，使
溢在南邊田內，故為故于遂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

南。溫也。即過旱。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逸。土籍以故以為之。障東其故可例。南東二字要看淨活。或南或東。或東南隅。皆有故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故便知理之安。觀理自知疆之大。

雪欲成而偏故言零。雨欲微而潤故言霖霖。雨雪兩字。虛二句串下。土帝既降。求天津來。優餘裕也。渥厚漬也。露。滿澤也。是充滿也。

疆場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頂上兩車。酒食二句。要見人心懽悅。以奉祭意。界尸是妥備之禮。界賓即如犧牲三獻。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不是指尸酌酢賓。獻賓。以以為神也。

○瓜。即祭時豆登之物。是時通際。瓜熟。故剝以為茹。而并獻之。禮所謂苟可以薦者。莫不成在是也。壽考即是天祐。○祭以清酒。二章。通作一項。是備牲以奉祭而獲福也。血。皆以上。是既灌迎牲事。若豕以上。為既奠。亦奠之事。凡明。德。承。上。而。設。

祭以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執鷹刀。以下。皆迎牲而殺之事。執以鷹刀。只以啓毛。蓋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殺之先。取骨。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燔骨。在奠。燕。以。後。此。時。精。未。燭。止。以。亦。是。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全。不。重。求。神。于。陽。烝。是。薦。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燕。事。

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孔明者，終始不遺，即次不黍之謂。

甫田

此詩相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其說終未免牽合，予以為
不過逐節敘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各自為一事，惟以
重農一念，則敘散省勞祈報慶祝皆此意也。詩或當作于
秋祭時，祭不必泥。

許章是從公卿敘散之法，說到省勞之勤，文義登，相承
俾若公私之界限分明也。十千是一成之數，九夫為井，
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
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每畝穀一鍾，十千只是田數，自古

有年。推明所以得食衆入之意。而以起今之有年也。今通南畝。亦是本省耘之功。言之。不是就作詩之時而言。介止是甫田閒空地可止息者。丞士是農之通稱。慰其耘之勞也。髦士是農之通稱。

二章是言公卿舉方社田祖之祭。無非爲民報祈。只是一時事。既篇云。罔報成而知有賴于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爲農夫計矣。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以社報生也。以方報成也。我田二句。是祭時語。以祈三句。一氣說。大約此章既欲祭上管耘。又欲証以祭。

法。復說不去，只索通融看。

三章是將省耘時上下情景，復說一番。不必泥定祭畢而省耘，以省省稼以之也。稼字見得農夫不暇上獻，而自強取之。左右見其取而嘗之者，無方也。禾易本耘籽來不怨，來善有來，善者實，故實粟之矣。有者，萬億反，好之說也。○看來此章是前章今適南畝五句未盡之意。下章則以足第二章未盡之意。

稼以在野言，度以在場言。春以履之，秋度一邊來，車以載之，米稼一邊來。此正善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農夫之報，俱取給是矣。泰稷四句是苦神之詞，要得歸功厥

福意萬壽，即介福也。

大田

此詩道是農夫口氣，重歸美公卿上，凡爾望之詞，既與前章相闕，以曾孫是善一句為主。

首章從首句平、下、通下一氣直趨末句，擇其種者，不擇以衆莠也。得其具，曰器，使不致純也。以善其事，說既備句，緣上以起下，以我覃耜二句打轉，既成來，橫貫百谷打轉，既種來，應直不察雨也。碩大不低，小之精，始生，昧言曾孫是若本，殺士女充國用，此。

次章重在除苗害上，既方自享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阜。

自孚甲始合而將實者言方刈房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曰孚曰甲皆粟皮也甲在米外若鎗甲然不根不莠木擇之精粒之容來德指苗之已碩者去四蟲對下曰穉言穉乃禾中之未碩者即下文不獲穉之穉祈田祖以除害者蓋魯孫嘗瑟琴擊鼓以祀之故望之如此

三章重冀天津以成地利上皆未然事有濟四句本上祈雨澤以次均沾意穉是禾低小刈獲所不及者一束曰穉束縛之所不及者合束曰束輦載之所不及者滯謂刈之散亂者一束曰穗此皆收成振戾之意彼此二字活看見

到處皆有餘惠及人。亦曾孫穀士女意也。故願之。

末章首四句與甫田章同而意則各別。前是耘耔之時。曾孫挾婦子以省耜。若悅乎民也。此則收穫之際。農見曾孫之省歛而相告以往。值民悅乎君也。祀方者以收成之需。雖田祖去苗害之功。亦方神捍禦力也。文當作來禮祀方。此倒說法。獲福固是農夫稱願。亦須承神福來。

瞻彼洛矣

此詩全重美天子講武。上會諸侯于東都。正欲講武也。以作六師一句為主。三章意各互見。前二句不可忽。蓋言朝會之所。據天下上時。是以起天下之朝宗也。福祿只在四

海一玉、人心一統。上着於、是致膝之而不與弁着。而韋弁
韋衣在其中。韜是韜之、深色、其色與然。作字、重在天子親
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一以奮揚意。珠璣之上飾、玉為
之、玼、韜之下飾、玼為之、玼、璽甲也。天子玉璽而玼玼、諸侯
璽璽而玼玼、若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嘏、萬
年字連下、亦不作壽。

裳者藥

此詩要提起前章。疊上贊美歸到才德上。統見天子之心
寫有自。亦像美請侯體。我道通就落水言。

前三章各四句分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

人者。此便合下章。威儀才德在內。文章以光輝精采著于
一身者言。有慶即舉慶意。第三章以花色之不同。與馬色
之同。威儀即在御馬上見之。至文章之本。與所以稱其威
儀者。明明。是才德了。

末章見天生全材。以佐明時意。首四句。泛說設苑言。到維
其有之。方見才全德備。末注先提在蒲。乃例解法。左右是
借用字眼。宜者。大小常變。慶之背當。有者。千變萬化。用之
不竭。宜有此互見。恐是言設苑于外。而時措之妙。如此才
德非二件。皆自內說。所謂維其有之者。有此也。与上有字
不同。

桑扈

此詩頌詩中有規戒宜以彼交匪教作主匪教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愛處故曰樂胥而哉那即匪教之在平日者也首章受天之祐與末二章福字相照

與取桑扈交飛而有文典君子上交而獲福樂胥指豈弟樂易言是中之和順所獲者受祐重在君子有以受之不重在天之降福于君子萬邦之屏亦重在有德以屏萬邦是已然事

屏者捍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為憲重我是以為憲上指屏翰中休已治人附象威敵事也非法共

屏於敢，是收然而不敢恣，難是畏懼而不敢驕，交純燕時
言匪敢重，在心上看，此篇言福祿皆出于天，不作君恩說
鶯指

此詩四平看，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字，此二字歷年之
長，卜世之遠，俱在其中。兩宜字，皆順適安享之意，但上以
福祿就我言，下以我享福祿言，斬身曰權，粟食曰秣，艾是
受圓膺貢之意，不單指用養，後是雍熙寧謐之意，不單指
安身，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合
艾綏兩字，只當作一宜字。

頌升

此詩及後道自己後燕本意。三章文體相平而意相足。宜以喜見為主。追言未見之憂。預言無爽見之恐。正以發其見而喜之意。各既見俱要在與燕上說。

實難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辭相應似與體耳。不必泥篤蘿松柏皆地所生故有相附之勢。比兄弟是一氣所分。故有相依之情。唯情之相依。故以見不見為憂喜也。

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滅對候者。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滅。此憂之所以成。滿。今惟恐取天倫之樂。則滅矣。

如彼二句。是說以天道喻人生。是先陰美何。狗隙易遺之
意。非看自己與于燕者。說惟燕際此說。言幸得與兄弟
甥舅樂飲于此。又是人生所難得。凡我君子。亦惟為我盡
今日之歡而已矣。惟字有五。前。身。後。俱。置。勿。恤。意。

車幸

通詩為燕樂新標作。而所以燕樂者。以德為主。首章德音
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標此而言。
(一)首章是述述始事。雖無好更二句。還是未見而預道其
欲如此。凡燕會。有好友在。最為可樂。故以此映出德音未
括之當相樂也。

辰是嫁之及時來教來助我內治也不是言德然皆同
牢之禮言來樂也即韓維燕樂之奏或作穆楊其德非是
撰射亦只是一時情惡不可到說後日去

雜無字不重謙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羨斯容之抱而無
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庶幾是其望之詞正與難
字緊呼應無德本令德來

折斷而其筆潑然所得副所求也故以為興解誠遠爾精
難得見爾觀字指上來估來教言心寫其謙渴之懷也
木德來飲食歌舞無非心之所托以寫者

末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己幸有馬服御良可望來

括。不勝欣慰之意。勿泥註德叙始終。

青疑

全以無信說言為主要其終極于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王知警。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皆亦以青疑對說人故屬比。重在營字。

與曰。蛇之為毒。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說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落欲外之令遠物也。榛所以為藩也。罔極以心之艱險。反側言構。訓合。一人而構胡之。使相猜也。

賓之初筵

全旨只無伴太急一句足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

所善者。若第三章初筵溫燕則始未嘗不善。而終繼以酒
矣。前章初筵初字。只對本章下面飲酒說。不對第三章說。
○孔情以上。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此章言酒者。二
曰飲酒。孔情曰舉酬遠。可以祈爾壽。皆為射也。左右是
賓之分列。筵者。秩言其坐次。凡秩實于且。秩加于筵。
有楚者。別其惡也。律其者。陳其物也。孔情重在肅殺。如一
上。位設既設。深宿慙之。燕于堂下。以避射位也。儀禮。主賓
一設一酢。主又又酌以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
舉。特主入乃舉。以飲賓。謂之舉旅。賓舉于作階之東。主舉
于作階之西。牲來交錯。禮度安調。所謂舉酬遠也。還次

其才相近者曰祀。發彼有的二句。是射者心上自期。如此不可作自我進言者。曰祈爾壽。則非謂自飲矣。
及車錫爾。終嘏以上。主又獻尸也。各奏爾飲以上。子孫康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酬酢之辭。即是茶飲。舉觴舞以詠武舞。肆筵設以饗八音。浴者以樂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百禮自迎牲以至獻尸。言壬者。規模之大。林者節目之詳。錫爾句。德亦禮樂說。以奏爾能。此說解獻尸。所以辭受而飲之。言佐食。賓居尸食者也。于賓客之中。凡入令佐主人為尸。故飲名曰佐食。所謂室人也。三獻禮成。又多之為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

容所酌之爵。再加滿此之謂。為此說者。只為看室人是執
爨一類。不知此亦寔也。酌彼康爵。無寔與室人言康爵。即
是尸所酢之爵。

傳曰。秉觴而舞。與笙鼓相應。

賓之初筵。不粘射飲。祭飲說。溫。其恭。即抑。反。二其
未相對看。反。尚知顧禮。情。則欲頌而不可得矣。抑。
猶自慈密。悵。則欲鎮而不可得矣。舍其坐。二。句。即登情
情。袂。以飲酒之常禮言。反。抑。是也。惟為酒所困而不
知其常。此所以情。悵。
載號載呶。口容之不謀也。屢舞猷。身容之不正也。側弁

之戒頭容之不真也。不知其都。是心志迷惑。不自知其言動之肆。冰上屢舞。起下倒并。令儀反。抑之謂也。

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臣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我勿以下。皆本上。及取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舉語一直說下。今明寫出代也。差理情狀。言自言也。語。又也。

魚藻

此詩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詞雖褒矣。而保赤之謨存其中。在錫以居。重駉。輕言。豈樂以君臣同遊。喜起一堂。太平景象。在那居上見樂。豈飲酒那居。全要發出所以然。

之改

果茲

全詩以彼交匪紆為主。蓋予之而猶以為薄者。正為諸侯
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待從。皆敬所形。所以欲逆厚
錫予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君子無同姓異姓。錫車馬以分民族也。錫衣服以別官階
也。金路以賜同姓。繁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繁纓七就。玄
衮。惟上公有之。黼則五等皆有。然不必分析。敬以為薄。蓋
言不過車服以庸之常典耳。

以有善其至止之意。其濟三句。作三件看。皆見其護錫

餘

二

三

四

之度寓于其中。珠服外兩馬也。駟合服而言。

赤芾三句。正是入覲之事。赤芾服于腰而垂于膝。所以蔽
珠而謹拜跪。邪幅邪據于膝之下。所以束脛而利造險。此
雖是常度。亦見慎重不苟意。匪舒是逆儀容。上流露出中
心敬謹來。天子所之。一旅感動乎君心。而君嘉予也。予字
虛看。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
將之。故曰命之。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
下萬福攸同一例。樂只來匪舒者。

末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脫不得。故意天子之邦。指王朝也。
殿邦亦只就來朝說。萬福就寵渥恩賜者。平。訓禱治。

到則不辭。治則不亂。德是一敬意。左右之數亦諸侯之數也。此兩章言獲福上重一宜字。下重一必字。此章合其身而言左右。正以決福之宜。同下章合在朝而言。疾止。正以決福之必。燒耳。

蘇維二字與葵脆二義。葵者真如其忠愛之素也。亦以匪行知之。脆有厚積之意。優游是疾。一氣讀。言非為畏威懼誦。不游已而來也。須得形容贊嘆之意。

角弓

詩重刺王以爾之遠。章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實由王之不親。九族使之。故首言王不當薄于所親。而六章終

望王以厚反薄。篇中說民。不過借人民家來比方。而意實重。在王族。蓋所謂讒人。即相怨以攘爵位之兄弟也。角子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曰無相遠。有望其念情之深。義之重。是同心之意。遠字。暗指信讒。

然者。然其所為也。就意向。逃託做者。效其所為也。就作為。邊說。

絆。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化世間。如此。令兄弟。能得有哉。維不能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遠矣。其人。較量彼此。遙相責望。意思迫狹。豈不交相為病。

無及。即指不全之兄弟。各據一方。猶云無自遠不是的。以
析爵位言。以不兼得之。亦以不兼失之也。至于已斯亡。猶
云至于亡斯已。是倒語法。

老馬二句。是終受爵不讓之意。而下兩句設喻以戒其知
足。一章應作一氣直下。蓋當日知是。正所以免浸之覆敗
也。如食勺言其貪。黷無狀。如酌勺言其櫻取太甚。宜字孔
字。以嗜矣。認喻行其警戒。

六章中前兩句之義而禁止之。正無胥遠矣之意。四句一
反一正。如塗句。蒙母字來。微歆。即能親九族而不為說佞
所間。便是。

末二章。德是感。慨。說原可止。而三反長之。居者。居此位也。要者。不一之詞。或居。應不肯遺棄說。要。驕。益長其誇。謂之氣也。失中。則相親相愛之道。故如。望。髦。用。愛。世。變。之。日。下也。

苑柳

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驕。毋。自。賤。為。主。始。則。慮。極。欲。以。求。于。我。德。則。慮。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貪。欲。無。厭。而。加。禍。于。我。供。根。甚。端。甚。端。是。喜。怒。不。可。測。禍。福。不。可。知。意。為。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一。堂。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鼎。者。射。王。者。甚。至。狄。泉。之。盟。保。

僖南面以主會，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蒞吹，周之威靈何在。蓋始于吳周，遂沿蒙以至于滅周也。

都人士

通詩以彼都二字為主，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臺看不必分。

彼都人士原非概或時人物，只是未經亂離。狄來句是都人之服飾不改句，是都人之表儀有章句，是都人之聲華末二句，他是慨慕意，言當此時而斯人果歸于周，豈不為萬民所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今歸也。望是快觀之意。

臺並句、見其中、淡、綱、直、句、見其閑雅、臺並者、以夫須為並、
戴之于首、備操者、以綱布為冠、操之于髻、綱、密也、綱、立、言
髮多而不卷曲、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做髮也、
元耳秀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言、言女有禮法、

帶是身飾、屬即帶之下垂、髮是首飾、如薑是髮之上卷、髮
曰而亦如也、而屬如鞞屬也、鞞必垂屬以為飾、匪伊四句、
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
如無意文飾為盛世之象也、云何行矣、猶云使、我、如何、其
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通詩俱是托言。如卷耳載見一例。兩不互字。全在思君子
上來薄言歸沐。含其至也。五日六日。大約如此。勿泥三四
章乃預擬事。較于論德。亦未嘗言從之獵釣。只擬歸時相
與之事耳。觀象則有相親意。而未歸時。思想到此。直是如
目擊之。卻不在歸時之與偕也。

悉若

此詩出行者之口。重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指
盡通詩之首。歷上說下。要得預道語意。詩柄中將字。乃統
率之謂。

謝在周南。故曰南行。南行不專自在道言。連營建功。夫在

內地遠而時久故曰悠。勞是勞其趨事之勤。起工之久如恤其餓寒等情。

戒任二章是慶幸之詞。蓋既得召伯勞之則此行可保無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作八件俱指人言車本乘載但指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主服牛者言。

謝功包得廣肅。周備整齊之意。營之任度董治之有方也。征師魚在道作邑言烈。勇于趨事之狀。成之以祭。循禹激勸有以成其烈也。

原隰由以疆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來流句。

以濟。滋言清者。因水勢之流。蓄而通之也。皆謝功中事。以所係特重。故抽出言之。此等。為親待元舅之情。典式是南邦之命說。

隱泉

此詩。蓋終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極喜耳。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便合避不謂意。

葉幽者。葉之滋綠似黑也。德音。主好賢之名。說因嫌于近名。但欲以音為賢者之音。而孔膠。又要在已與賢而心孚與說。中間便有兩轉。不如仍舊為直哉。

題不謂矣。其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謂字藏字，正相應，何月
忘之。或藏字意來，文勢甚緊，要依注一點轉下，有欲道而
不能道，既不能道，又不知所以然之故，吾謂恐忘故不言，
便是有意，非真愛了。武看本不欲忘，却云何時可忘，是句
等猶寓。

白華

道詩重一遠字，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病根。各節相承
說，各章皆二句，皆比體，而四章八章為正比，餘皆反比。
白茅束兮，謂束野菅而漚之也。獨字與束相反。
水氣夜升而為雲，朝降而為露。傳曰：英，白雲貌。露亦有

雲髮曰、白雲下露、故、可以為膏之茅、天步艱難、暗指以
華代宗、宗社將危、意不止自傷其命之窮、猶割圖、謂忍也、
○ 跪池在咸陽縣西、北流合鎬水、彌歌傷懷、所謂長歌之
哀、過于痛哭、念彼碩人、與之子、不猶相應、為下燥、張本
念字執人倫大、或言非僅懷其寵澤、

鼓鍾二句、以感應之常理言、正意在言外、燥、即傷懷勞
心意、過、即不猶意、

絲變

此詩之體、與碩、采芣、相似、其初託言于鳥、下遂直言已
志、順本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另補出正意、須會感慨

期望口氣

止于丘阿疲倦而止也。道遠以前途言飲之食之望人之
周恤已也。教之誨之望人之指示已也。後車載之望人之
振授已也。

幾云事未至則預教之。臨事則喻之。

乾葉

乾葉兔首。六社燕上指其一蔬一餅。以見主有物薄情真
之惠。非必謂專藉此以待賓。舉乾葉見並不必嘉蔬也。舉
兔見餅不必異膳也。嘗之指酒言。與下獻酬酢一例。註中
以是字正指乾葉。

箋曰。凡治兔。解者。毛魚之。蒸者。炙之。乾者。焙之。炮之。燂之。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來酒于賓。乃薦羞。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酌。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酌雖屬賓。亦是主有以致其酌。

漸漸之后

全詩以愁苦久。後為主。自首至尾。由淺入深。首言經歷險速。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章又把險速勞苦說深一層。三章言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則又不獨苦于險速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間之。重々相間。遠不可極。故曰山川悠遠。每章各二句為義。不宜分搭總承。

有豕二句。已然之雨微也。月離二句。將然之雨微也。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跡者亦污。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此解最得詩意。月是水之精。畢是好雨之星。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參所謂將有大雨微氣先見于天也。不暇及他事。言勞苦之極也。

荅之華

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餓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亾。傷已達之。故作是諫。全詩德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節作推原說。

矣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去為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

何草不黃

全詩總是傷久役之苦、一章言盡人之力、次言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歎待其民、抑且歎之不如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實字當虛字用、如朱憤、之類。箋云、振草行草止、故以比我車輦者。司馬法、周曰、輶輦、十五人、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